

黃濂起義詩歌

詹德元撰



黃濂起义(快板)

占德元 一九五五年編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七日口述
余玉成代录

大清朝敗光緒起，朝臣议齐废科举，无开文坊和武坊，
设有教堂英国美。英国美国夸朝廷，中国开教四方联，
尽是财主入教会，势力高強保是盟。英国教堂安立甘，
传道先生保咸空，交通衙门做制堂，以大压小真悽慘。
民国份乱无一统，过朝人人受冤枉，可怜朝尾人出世，
除到人稀又地广。朝尾行恶委实多，善人受难无奈何，
恶如花开迷时过，善如松根福寿高。人善人欺天不欺，
因果报应有谁知，奸邪恶毒断他死，忠信平仁百岁稀。
忠正作事无偏私，奸邪害人用笔刀，各人腹里自生化，
你使那里去从师。善恶两途有只情，请听兴化莆田城，

莆田居有万三乡，壶山卅六有出名。卅六乞出有一人，
黄濂谋反保是蛮，奇人受险无人知，说出分明惊死人。
大家坐堂听分明，黄濂出世非凡人，家住卅六洋面村，
自幼读书极聪明。伊人自幼读诗书，乡里大小人不欺，
无法结联会兄弟，妻少潘氏爱惜伊。妻少潘氏尽贤德，
忠孝礼义伊都别，轻声细说答应人，上中下品都交结。
世代祖公大有名，拜奉佛天共神明，见许大房欺小房，
时常替人抱不平。黄濂也是浪荡子，结交英雄还催好，
刀会正是伊创起，因此无心废诗史。尽心尽道结交人，
结联乡头数十人，兄弟一百一十八，比许宋江还催红。
也有上中与下品，个个流落铁器井，先出锐会齐相争，
乡下厮打人严谨。刀会出力有出名，郭贇道果刻洋堤，

下栖郭土乞打死，许暝财主割无成。洋埕财主割无赢，
楊柳共伊是亲情，替伊上城去告状，罪归黄濂伊头名。
府县乡绅议事联，设有甲会大俨然，楊柳设计除刀会，
黄濂一家尽飘零。朝廷甲会初升起，结联万外还不祇，
下栖添丁乞抓去，发出法场就杀死。朝廷甲会起大兵，
去抓黄濂伊单身，逐到山顶无处走，白云罩雾救脱身。
黄濂走出心欢喜，后面军兵追捕伊，单身乞走到凌云，
避在凌云匾额里。逐到凌云是军兵，黄濂现化化身，
各间各处都找无，回营覆命保是轻。保甲会四处再搜寻，
黄濂乞惊无生神，保如远方去逃避，走入台湾且灭名。
台湾地方好住巢，不觉数年就回头，到厝安闲做生意，
各安生业顾家头。小塘一人三十总，黄濂共伊有来往，

打祢忠門企汎地，衙門前事无再曠。有一委員办案情，乡下勒索不池銀，坑头椿吓乞抓去，黃濂替伊抱不平。黃濂伊人氣力高，委員乞乞无奈何，回县稟伊催抗拒，乞官抓去罪难逃。正是用计骗入城，即时捆綁定罪名，县官出堂就站班，黃濂心里大惊悚。营长江涛气冲天，把制伏价你是盟，抗拒朝廷非小可，论你此罪难偷生。营长乞容说分明，是伊委員太不仁，抓人含冤要勒索，我是替人抱不平。宁云县官问仔细，委員伏价你把制，妇男孺子都拉叫，何必自称为皇帝。公祖乞容说详细，吃斋法名做達達，祇是世人人謠言，乞人土称叫皇帝。通城人众大小班，妇男孺子论笑谈，齐看县官审皇帝，人众纷纷挤保崩。衙前人看哄下哄，营长心中大惊悚。

恐防黃濂伊兄弟，假裝入城到公堂。衙前人看保肯行，
府县心中大驚嚇，退堂且押去監禁，公文送到福州城。
總督看書心懷安，黃濂名大保是實，連即回書到莆田，
永遠關落虎頭監。黃濂押入虎頭監，也是嫌交好齊人，
看見陳鉄校生子，因何犯罪關在監。兄你既向所透通，
小弟祖居平海人，乡里相爭死人命，告輸財主關落監。
四海之內皆兄弟，宋興也齊來結義，黃濂年長是做兄，
陳鉄年小是做弟。黃濂犯罪關落監，妻少潘氏心懷安，
潘木春光如兄弟，愛救義兄伊一人。潘氏聽見淚零零，
監中救出也枉然，兄弟有何好計志，難救伊人轉家庭。
义嫂不必苦失志，祇用妙思許計志，兄弟協力籌錢文，
先乞乃嫂你帶去。登門走前說一篇，去找南門廿五先，

衙門門路伊都熟，伊人謀事宙神仙。廿五先小名陳鴻章，
登門共伊囑圓圈，你今心思想一計，救了兄弟轉家鄉。
鴻章心中思居止，你如設計要假死，用銀暗塞監大爺，
脫出羅網賢且美。大清光緒卅二年，年暝廿五好日辰，
帶紮脚手嚴鉄霜，面擦黃梔假死形。年暝廿五申酉時，
妻子假意哭涕涕，大爺得財囑一句，尸首且扛門外來。
大爺監使伊一家，禮物捧做天地生，厝里死人保潔淨，
且扛二門无素生。二个差役守身尸，黃敦錢銀要出來，
差役騙去吃雅片，伊已奔走无延遲。城樓鼓轉一更時，
城門才正关一井，四人冲出南門外，差險分毫心惊奇。
用這計志有十成，慌々忙々走出城，差役回頭齊一看，
找无黃濂大惊悚。差役惊去冲忙々，黃濂假死跑他方，

速即报给县府知，出有队伍四处。匡无黄濂大巧妈，伊人只是跑回家，县官发令命差役，叫伊四处去寻查。差役调查报事情，黄濂回家事神明，你如出差去再抓，抓来重重办罪刑。三月十五是清明，连夜军兵点出城，县官营长去督队，你坐轿马徒步行。十五月光好天时，军兵行到卅六来，临时一阵云雾起，神明解救无差疑。走到坂厝观音亭，众军无路可行，着等有人车爬起，抓来毛路无迟延。泥卅三屎急车爬起，无噤半声乞抓去，黄濂厝厝那一张，劳烦贤友毛路去。起早罩雾黑暗天，军兵毛到围两边，俱各门兜都围住，不许一人走脱身。黄濂父子有虔心，起早烧茶念佛经，烧有滚水洗手面，叫子捧水倒厝边。金锁大门一各开，看见门兜人坐堆，

就叫伊伯齐来走，天时黑暗齐奔穿。走出后门无做声，
兵头看见喊一声，你们众军抓黄濂，犹由自家杀自家。
自抓自打多絮絮，黄濂父子乞走去，军兵入厝抄家属，
乃第黄敦乞抓去。黄敦乞官抓入城，县官坐堂问一声，
你是伊厝何着属，黄濂是我叔伯兄。黄敦跪落战兢，
我兄伊是好人心，这是别人相挂累，乞求老爹罪减轻。
黄敦你今不必惊，天怜罩雾救你兄，救你一家都无罪，
准你大兄城上行。黄濂伊人一点星，神明解救也无差，
县官营长齐主意，黄敦无罪转回家。大清皇帝名光绪，
祇用学堂无科举，自由结婚保用媒，男女同宗匡头理。
光緒死后換宣統，孙文黄兴革命党，清朝为官心不愿，
意欲谋为做总统。三岁坐位宣統君，朝内诸臣乱纷纷，

设计结起哥老会，兴汉灭满转乾坤。朝内黎元共黄兴，
暗赠孙文打南京，驻在汉口兴兵起，宰相领旨去出征。
袁相奉旨去出征，孙文乞打就败兵，孙文寄书齐议和，
总统你做还是轻。袁世凯高官理朝盘，奉旨挂帅心拿横，
国太乞骗退满洲，篡位民国掌中华。福州总督孙道仁，
兴化大老万大人，除死将军义和人，京都领令齐安民。
兴化大老是姓万，总统书到叫赦犯，监犯尽行都赦免，
无论好恶罪轻重。宋兴陈铁也赦罪，黄濂入城去相会，
三人一齐跟江露，四方安民开农会。黄兴黎元这诸君，
只存兴汉不为君，总统居乞袁世凯，谁知天天乱纷纷。
福州一人潘二爺，哥老会有齐做头名，黄濂共伊有来往，
出入聚会兴化城。潘二爺心中细猜疑，就共黄濂说出来，

那因天下乱纷纷，去见大老看何如。三人相见喜不胜，
闻知黄濂好名声，爱派营长黄濂做，临时旨下调入京。
万大老解^改调去别州，兴化别人来看守，不料许^改黄玉廿三，
无疑高升做营长。许^改黄严玉保成空，县长名声响咚咚，
共许黄濂相刈掘，黄濂席迤转家邦。上段^改那搬到者只，
听唱下段谋反起，挂累屠烧人株连，冤家^改那由一珠起。
一珠梦兰齐交情，二人相好有几年，尽日相随无放宽，
一珠^改心太不仁。溪^改项一人名许^改黄，高升营长无得功，
伊人果敢^改能办事，名声如雷响咚咚。许^改黄那因催臭鼻，
尽日^改街看景政，许日走到一珠店，看见一珠生^改像做。
许^改黄想^改来心^改你安，就入店中共伊^改雷，一珠捧茶请伊吃，
殷勤请坐论笑谈。一珠容貌生清奇，人人^改乞^改弄都^改能除，

店中花迷共酒醉，梦兰许日到店来。做许妓者无良心，
许黄说话来催亲，梦兰到店无酬叙，退味控爺擲一边。
却梦兰听见气冲天，就骂一珠太不仁，咀底乞撒有一名，
许黄替伊抱不平。许黄伊人就出声，退味控爺无半成，
（黄不秀）张有七三许体态，无银乞使还无爺。三人一齐在店里，
梦兰莽思火莽起，二人相争弄大事，冤家郎由一珠起。
郑梦兰寒颜太羞耻，去找宋兴齐较议，你今替我想计志，
要共许黄齐拚死。宋兴听见说因縁，卅六去找黄濂伊，
监中结义做兄弟，替咱报冤总无疑。黄濂听见心火起，
就请兄弟齐较议，你为打诨夺城池，城池过手贤且美。
府七一知有此意，里应外合只计志，五月廿四暗出兵，
兵会你齐是天意。哆头一人年门四，伊人舅心太无义，

宋兴共伊谋此事，入城请功报府县。府县发令营长知，
许黄领兵就出来，去抓宋兴郑梦兰，三敲六课受凌迟。
许黄严玉笑微微，二人乞咱都抓来，寿数该终俚者止，
速即行刑无延迟。宋兴思量眼淚啼，梦兰胆大笑微微，
今日就是乞杀死，再过数年又只高。梦兰许人听话好，
就骂许黄呆贼子，今日就是乞你杀，阴间告状你身死。
府七乞惊半生死，走到黄濂齐较议，听叶朝廷出赏格，
朝廷要抓我共你。黄濂逃避半月时，许黄严玉笑嘻嘻，
道果设计十三捐，朝廷告示就出来。朝廷告示贴四处，
杂捐加捐这大志，黄濂春呆镇壶公，要共朝廷来比试。
潘木潘华占春光，沈如占太黄震郎，陈文翁梨翁瑞七，
同来会面建此功。陈豹陈朋一知机，林猿林燕齐对伊，

府七陈藩廿一先，三人识字李文珠。黄濂心中有主宰，
陳铁祖居是平海，就命陈^弟去谋伊，伊人用事大到使。
真主黄濂伊为王，挂起黑虎忠义堂，尤如小孩北抖屑，
瓦片起厝建奇功。黄濂为主暗泪零，子死才正一二年，
为农谋食无生意，交结英雄家寒贫。妻女新如孙女儿，
全家都搬壺公来，厝拆卖银三十两，起义一时愁^孩一时。
虽^也兄弟齐扶持，粮食尽行是吃伊，三十银两用干净，
身边并无银毫厘。潘木细听大惊心，谋反不成罪非轻，
回乡借银五十元，再并粮食领众兵。有一土名黄大老，
自幼读书文目^事饱，衙门门路伊都熟，色捐企税伊都果。
伊人祇是^事不知死，现今税企柯地里，黄濂打标去抓伊，
抓来借银买柴米。壺公兄弟极并齐，去抓税官击税牌，

黃大老抓到黑虎堂，不池王番五百元。色捐色稅富豪家，
寄書回家說交加。妻少取出銀五百，去贖本夫伊回家。
壺公兄弟笑哈哈，得許稅官錢五百。錢足糧食買葯只，
要共朝廷來廝打。黃濂年長五十叔，口出齟齬意未全，
吃齋事佛道理別。文武貫通富双全。潘木陳鉄鏢致子，
聯結四方人到者。潘木年歲四十春，陳鉄才正三十子。
黃濂答应四方民，拱羊點頭捧低心。无论好呆人到霍，
殷勤招待請點心。黃濂魚鮓文學飽，蚯蚓變龙好大胆，
用尽心机和百姓。礼义求人人辅我。鎮守壺公一月時，
興化城里大驚疑。速即打電到福州，調起軍兵守城池。
福州都督是姓孫，見這文書亂紛紛。就撥兵丁共軍器，
兵丁速即落大船。年侄正是孫葆榕，全交乞伊总兵权，

兵拨一千去兴化，兵丁入城挺威权。百姓新闻一知机，速即报给黄濂知。福州旅长孙葆榕，领落大兵有一千。黄濂听见心胆寒，福州兵落保是蛮，镇此清静地方小，恁催聚集百外人。七月出来七月半，壶山兄弟拆分散，朝廷命有侦探军，假做百姓寇上看。探军回报走如飞，速即报给府县知，寇上所剩十一人，速即去围无延迟。府县齐请旅长伊，连夜押兵出城池，点起大兵到壶公，夜上高山步难移。余府营紮新塘菴，营长押兵上壶公，县官上山齐督阵，分为两路如黄蜂。卯时已到五更天，军兵围到分两边，重重围住如地网，休想一人走脱身。山下看见大惊心，寇上失更无小心，众心合一出高司，一齐室上去救兵。七月十七五更时，黄濂共妻说出来，

粮食只食述暝过，早起无饭想何如。潘氏听见说原因，
 还剩米粉有二斤，我叫阿秀齐去煮，兄弟无饭且点心。
 米粉才吃未落喉，潘华屎急粪池兜，差险一命乞条死，
 屎还无拉走回头。一阵官兵后面追，陈村里面门就关，
 潘华趁光推入去，二人相冲做一堆。燕门关有战兢，
 二人出声喊主人，紧々出来格对战，外面尽行是官兵。
 黄濂见报慌然时，翁理翁华了翁梨，陈豹骆郁东郊朋，
 凌贵也齐逐出来。天炮五响是朝廷，内外对战极俨然，
 銃声尤如百子炮，子如飞沙还是蛮。陈朋胆大年幼儿，
 跳到围墙借兜来，天炮穿入手去拉，手伤无死哭啼々。
 朝廷民国发大兵，奉旨除剿保是轻，朝廷大礮机关枪，
 黄濂举眼只望天。黄濂妻少真好汉，催齐装枪众人放，